

我是小天使的組員歐麗珠，在居家托育中心的鞭策下(為何說鞭策?因在以前一般保母的概念:只要讓小朋友吃飽、穿暖、睡好即可。但，居家托育中心的要求:小朋友身體心理各方面的發展都要被照顧到。)，從有點無知，進步到能怡然自得地沉醉在保母工作這個區塊裡。

上帝是慈悲的，若關了這道門，一定會另開一扇窗。我因病體的關係，很多工作都無法勝任，上帝就將保母這份工作賜給我，並送來三位小天使。

95年，我在家照顧兩位孫子，與收托家長素不相識，雖是初見面，家長並不介意我還有孫子要照顧，就將小朋友放在這兒托育至今。當時，我的經濟狀況非常差，能接到收托的小朋友，感覺她，就是天使的降臨。

我的第一位小天使，乳名錢多多，她真的是天使，因我的孫子在卑南學功文數學，住泰安的我，得騎著摩托車接送孫子上下課;徵得家長的同意，我揹著錢多多，在孫子上下課。四個月大的她，很享受被揹的感覺，在接送途中，從不哭鬧;稍大，還會哼歌給我聽。

學走路時，我常常牽著她的小手繞著村莊走。有時候會走出村莊，從河堤旁走到太平營區，繞道受東宮牌樓再回家。雖走一大圈，她很少要我抱。我倆如此走路、散步，直到她上小學。經常散步運動增進體能的結果，她進了小學，便參加足球隊，在球隊裡，她一直表現得很傑出，南征北討，有時也會得獎喔!錢多多允文允武，在班上，當過班長，也當過模範生，參加過校外母語比賽、繪畫比賽…。四個月大到現在小四，讓我能安心過日，我視她為天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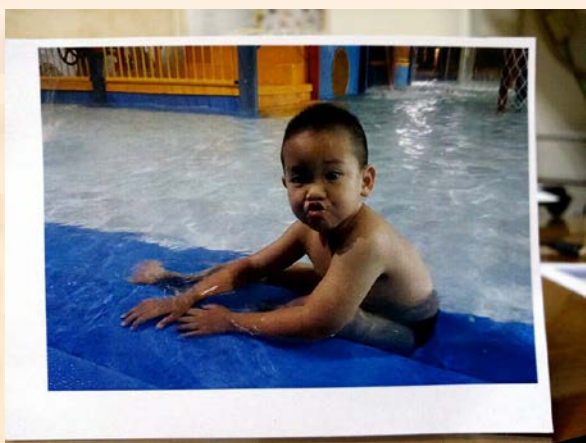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位小天使，是錢多多的妹妹-錢滾滾。嬰兒期的妹妹，雖長的「臭頭爛

耳」(台語)，我當她是寶貝。有一天，朋友來訪，她在房間睡覺，朋友問我:「弟弟呢?」我說:「甚麼弟弟?」朋友說:「妳帶的小朋友啊!」妹妹在一歲半以前，大家都以為她是弟弟。已是小二的她，越長越可愛，神經有點大條、俏皮、愛搗蛋、無心機、愛撒嬌，



有事沒事就要來個抱抱。看到我在生氣，會對我扮鬼臉，讓人又好氣又好笑。

說她是我的小天使，是因為 98 年，我從泰安搬到台東市區的海邊，覺得家長接送不方便，請家長另找保母，但家長繼續將小朋友送到我這兒；八個月後，我又搬回泰安...，雖然這樣搬來搬去，但小朋友非常配合，不因環境的轉換，而有調適不良的問題。陪小二的她做功課，對我來講，算是一大挑戰，因現在學校教的和我以前所學的差異甚大，不過，也因此而需動動腦，更因此，相信老人痴呆症不會那麼快找上我。這些種種，讓我感覺，她就是天使。



第三位天使，是前面兩位天使的弟弟-錢飽飽。我想，現在人口越來越少，生育率那麼低，能多一個，算一個；就給家長一顆定心丸，告訴家長：若生第三胎，我會以現在的價格幫妳帶。家長知道我是個說話算話的人，真的就來了第三位小朋友。因是男孩，又是最小的，是家中的寶貝。很皮，我若對他大聲一點，兩位

姐姐就睜大眼睛瞪著我。有一次，我幫他洗好澡，抱到床上要穿衣服時，姊姊對著我大叫：「姨婆，妳把弟弟怎麼了？」原來細皮嫩肉的弟弟，在洗了熱水澡後，身上有一點點紅斑點，姊姊以為我打了弟弟...，大家對這寶貝是疼愛有加。

因姊姊是足球隊員，非常熱衷足球，在這裡，時常拖著弟弟妹妹在客廳就練起足球了，我常說：「不曉得哪天會把我家的牆壁踢出洞來。」弟弟年紀雖小，踢球卻力道十足，不管踢球或打棒球，看著他十足十的架式，讓我覺得，日後，他必會成為優秀的球員。弟弟的樂高組合非常棒，若姐姐不再，他會靜靜組合，組好在拆，拆了又組。偶而帶著三個姊弟出門散步，鄰居們都說：「妳的小朋友很可愛！」更有村民說：「妳把小朋友照顧的那麼好，我的媳婦快生了，孫子要給妳帶。」不管是真是假。但聽了就高興。

長年跟小天使相處，我覺得我也是天使了-老天使。何謂老天使？一、當然是年紀大（超過一甲子），老囉！

二、老資格，管理保母的單位，從勵馨基金會到社區保母系統再到居家托育中心；



職稱，從保母到托育人員，無論幾經變遷，我都身在其中，可是元老級的喔！

三、是牢固（老顧），小朋友從四個月大到小四，我沒換過收托的小朋友，感謝家長這十年來對我的信賴，讓我無憂無慮的過日子，這樣說來，家長也算是我的天使吧！

在收托期間，家長很安心的將寶貝們交給我來照顧，並且專心在職場上努力工作，十年如一日，說我是他們的天使，勉強說得過去吧！

我雖不是很優秀的保母（還是說保母比較順口，還不習慣托育人員這個名詞），但至少，我的表現能獲得家長的信任，在我的良心收費及盡心照顧下，讓台東增加一位縣民（錢飽飽），請縣長為我鼓鼓掌吧！組長說：「麗珠姐總是很認真地聽開會內容。」因為年紀大了、反應慢，上課時，都盡量往前坐，較能專心聽課。我是小天使組裡年紀最大的組員，需學習的東西甚多，幸好組長非常有耐心，我若有問題，她總是不厭其煩的一一解說。我也常常對自己說：「做好托育人員的份內事，才不辱我們小天使組的組名。」

